

凡人微光

郎师傅

■ 王天瑞

郎师傅在颍河局家属院看门10年了，从60岁看到70岁。有人叫他郎叔，有人叫他郎伯，孩子们叫他郎爷爷，也有不少人叫他郎师傅。郎师傅说：“名字就是个代号，你一叫，我一应，咱俩沟通上了，接着就可以说事了。”

10年前，颍河局家属院没人看门，没有物业，区里来检查卫生，没跑，准是最后一名。全局同志都在这个院里住，谁脸上也无光。

赶紧找看门人！看门，至少需要两个人，一个人顾不过来，因为日夜值班，需要休息，需要吃饭。这时吴局长想起了郎师傅。郎师傅小时候上过武校，会踢旋风脚，会翻跟头。参军后，在师宣传队演节目。边疆形势吃紧，郎师傅坚决要求去战斗，首长把他分到了侦察连。他严格要求自己，刻苦训练。战斗中，他曾一梭子弹消灭敌人一个班，荣立三等功。在与敌人相持中，他担当狙击手，冷枪杀敌，曾消灭20多个敌人，荣立二等功。退伍回乡，组织安排他进豫剧团当职工。演节目时，他有时扮个特务甲，有时扮个匪兵乙，有时喊口号，有时翻跟头。演出转场时，他特别勤快，拆台、装台、搬运道具，谁叫干啥就干啥，人们尊称他是“剧团好人”。60岁那年，领导找他谈话，通知他退休。他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就要求再干两年，领导说，退休是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，辛苦苦几十年了，歇歇吧。他只好服从安排。

刚办完退休手续，吴局长就找上门来：“郎师傅，到我们家属院再干两年吧！就是物业费少点儿！”郎师傅说：“我有退休金，还是个老党员，啥物业费，咱不为那个！”吴局长把事情说得明白：“在别的小区看门，每个人的月工资是3000元。我们家属院5排小平房，100户人家，一家一个月收30元，总共才收3000元。我们邀请你们两口去看门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”郎师傅说：“这个事

就这么定了。”

嗬，有人看门与无人看门就是不一样！郎师傅两口刚来一星期，家属院就变样了。垃圾清运了，角落打扫干净了。豫剧团美工师帮忙在墙面上画出“文明彩绘”。局里出资在大门外建了个小广场，还抬来一个石头大棋台。这样，每天早晚，人们就可以在这里闲聊、下棋、跳舞了。

相比较，还是郎师傅表演的节目更吸引人。他踢旋风脚，能在空中转一圈多。他翻跟头，能连着翻三四个。人们惊叹：“这老头，还真不老！”郎师傅说：“不中了，过去能连着翻一二十个，现在翻得少了，速度也慢了。”

近一年多，家属院里冷清了、萧条了。颍河局在东区新建了办公楼，职工们已到新楼上上班，那里离这儿15里远，不少人家在东区买了住房，家属院逐渐闲置下来。

突然有一天，二三十个戴安全帽的人来到家属院转了一圈。郎师傅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他们说：“老师傅，这片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了，很快就开工，你也不用看门了。”郎师傅心想，如今家属院的住户都搬走了，自己再看门已没有意义，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回了家。

过了一天，吴局长带人来向郎师傅表示感谢，得知郎师傅已经走了，就问办公室的韩主任：“物业费结清没有？”韩主任尴尬地笑了：“有一年多没收物业费了！”

吴局长拨通了郎师傅的电话，说：“郎师傅，您辛苦了，您为我们局的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，今天，我代表全局同志来向您表示感谢哩！另外，还有物业费没有给您结清！”

郎师傅说：“物业费不讲了，我有退休金，钱花不完。吴局长，我还得感谢你们哩，你们给我提供个看门的机会，让我欢乐十来年！”

吴局长说：“郎师傅，您等着，韩主任明天上午把物业费给您送到家！”③22

时光烙印

一件红线衣

■ 张颖

前几天，秋风乍起，天气渐渐凉爽。我在找外套时，翻到了一件珍藏多年的红线衣。拿在手里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看到它仿佛看到了父亲拉架子车送货的身影……

想起来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当时农村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，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过得挺拮据，家里人口又多，没有能力供养每个孩子上学。

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父亲是老思想，重男轻女，为了供我上学，就让她们三个辍了学。父亲早年参加革命，后转业回乡务农。由于他不识几个字，就下决心让我好好读书，指望我将来能有个好工作。

那时候，我们村子地处偏远，很多人没出过远门，只有过年走亲戚才离开村子十里八里路。路也是很窄的土路，每逢下雨，泥泞难行。货物运输主要靠人力。为了供我上学，父亲东挪西借买了一辆木制架子车，从老家附近一个县城拉货送到另一个县城，两地相距二百多里，一趟能挣两三元钱。

每到星期天，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姐姐走十多里路去接父亲。我们每人手里拿一条绳，拴在架子车上，一起把货物拉回家。父亲在家住一晚上，第二天我们送他几里路，他自己再把货物送到县城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母亲感冒，就让我和姐姐去接父亲。已是农历九月下旬，天气渐渐转凉，刚长出的麦苗在风中不停地摇曳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晚霞染红了天边，映红了大地。村民们总是不闲着，有的拿着铁锹在平整土地，有的在拔草，有的在拾柴，孩子们则翻着大块坷垃找蟋蟀。不时有大雁从头上飞过，那些孩子便放弃寻找蟋蟀，跟着大雁跑。

“看，爸在那儿！”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手指前方说。

我看不见父亲弓着腰吃力地拉着架子车货物向我们走来。尽管已是深秋，风吹在人身上凉凉的，可他的粗布上衣还是被汗水湿透。他喘着粗气，脸色发黄，见

到我们便停了下来。他用手拂去脸上的汗珠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还好，你们来了。坐下歇一会儿吧。”

看到父亲憔悴的面容，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浸透的衣服，想到还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，泪水打湿了双眼。我小声哭着对父亲说：“我不想上学了……我想替你干活……”

父亲诧异地看着我，嘴唇微微发颤，一抬手向我的脸打来，我吓得紧闭双眼。但他的手没有落下来，我知道他不舍得打我。

“孩子，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呀！我们再苦再累也一定想办法供你上学……”

我看不见父亲瘦弱的身躯转向一边，悄悄地抹泪。姐姐也哭了。我们默默地在地上坐着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
第二年，我如愿考上了大学，全家人高兴万分。我那时不知道节俭，总想多带点钱，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。每到新学期开始，母亲总是喋喋不休，说我花钱太多。父亲为了多挣钱给我，其他人拉八百斤货物，他却要拉一千斤，又不舍得吃好点，身体透支得厉害，很快就病倒了。

在我大学期间，虽然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好，但父母省吃俭用，有时向亲戚邻居借点钱，尽量多给我一些，所以我吃的穿的并不比别人差。

这一年秋天，校园里流行的男装是浅红色线衣，看到一些男生穿，我很羡慕。那时虚荣心极强，便写信让父亲买毛线请人织一件寄过来。大约过了二十天，包裹寄来了，我小心打开，一件崭新的浅红色线衣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匆忙把它穿在身上，又发现线衣一角有褶皱，打开，里面藏了十五块钱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父亲治病的钱。为了不让家人知道，他在寄线衣时偷偷地把钱缝在了线衣一角。

父亲在我毕业不久因积劳成疾去世了。如今三十五年过去，每到天气变凉需要加衣服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件浅红色线衣，想起瘦弱的父亲拉着架子车送货的情景，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虚荣，心里有无限的愧悔。③22

心灵感悟

写秋天

■ 翟明

在这个天高气爽的时候写秋天
就写大雁
从北国到江南
大美山川
从春来到秋去
感慨万千
谁不在岁月间盘桓
走南闯北感世间冷暖
看风霜浸染鬓间

在这个橙黄橘绿的时候写秋天
就写奉献
从秋耕到夏收
笔锋连绵
从夏播到秋收
细节丰满
我坐在办公室奋笔
怎比得上老农在乡间
任汗水打湿衣衫



在这个傲菊凌霜的时候写秋天
就写期盼
从秋走到冬还
把握今天
从霜覆到雪飞
完美收官
无论春朝还是秋日
我都借笔触表白余年
对事业披肝沥胆

人与自然

秋雨

■ 飞鸟

秋雨淅淅沥沥，无雷无风无闪电，不紧不慢地飘落，把天与地连成一体。

温润而冷静的秋雨如人到中年，经历了春的萌动勃发，经历了夏的恣意张扬，沉淀下来了，硕果累累。世俗的责任、生命的担当，都在一盏清茶或一杯浊酒里，微笑承受，坦然面对。

农田低首的稻谷、荒野弯腰的草穗、枝头低调的果实，在秋雨中感谢着天地，感谢着自己。秋雨洗涤万物的目光变得深沉，懂得凝望奋勇向上的蜗牛，也理解铩羽坠落鸟儿的疼痛。

落雨身闲，可以读几页闲书。既然是闲书，自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，不需要强记某个段落，不需要忐忑押没押对考题，随心而读，品味字里行间深藏的韵味。

凭窗望雨，细密如织，须臾之间，心神澄澈。沙沙沙，秋雨落在窗前的鸡冠花上，花朵红若彩霞；啪嗒啪嗒，秋雨敲打窗上雨棚，如珠落玉盘。此情此景，让人思接千载、心游万仞，浑然不知如今是何年何月，身在何处……

我寄居北京房山星城，在丰台上班，坐地铁通勤。秋雨绵绵，从车窗外看，马路上绵延的车辆、树叶泛黄的园林，都笼罩了一层蒙蒙水雾。地铁在其间穿行，如行仙界，自有一种神秘乐趣。

地铁里的北漂人，面容各异，共同演绎写字楼里的喜怒哀乐。人同草木，也自然如草木般春暖花开、夏日葳蕤、秋收丰盈、冬老敛藏，周而复始。

房山线地铁多行在高架桥上。以前觉得，地铁顾名思义就是地下运行的列车。世间很多偏见，多是因认知低下、经验主义、眼界狭窄而生，导致自己成为井底之蛙。比如秋雨，很多人觉得秋雨让人悲伤。一些诗词似乎作了佐证，“不堪红叶青苔地，又是凉风暮雨天”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……其实，秋雨就是秋雨，是你看秋雨时把心境投射秋雨上了。你眼中的秋雨，就是你。③22